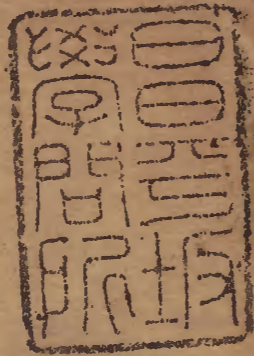


性理會通



漢書門			
九	四	三	七
五	一	七	
八	冊	函	號

內閣文庫			
九	四	三	七
五	一	七	
八	冊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7
冊數	28 (23)
函號	299 36

六八之七十終

廿三



性理會通卷六十八

治道三

人才

程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為急務人才不足

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稟

質之不美患夫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

質無由成之矣○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

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其為小人在君相變化

如何爾若宰相用之為君子孰不為君子○才高

者多過過則一出焉一入焉才低者多不及不及

淺草文庫

者。殆且弛矣。

元城劉氏曰所謂長養成就人才非如今學校之類也。但於人才愛惜保全之爾。譬如富家養山林。不旦旦伐之。乃可爲棟梁之具。若非理摧折之。及至造屋無材可用也。是愛惜人才。乃人主自爲社稷計耳。

龜山楊氏曰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摩浸灌。天下亶亶向風承德。敦厚而成俗。於斯時也。士游乎校庠術序之間。攬六藝之英華。而充飫乎道德之實。凡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迪已而勵行。優游自

得。不見異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陵夷至於戰國。暴君汚吏。各逞其私。欲磨牙搯毒。相吞噬者。天下相環也。機會之變。間不容髮。故從人合之以效其謀。衡人離之以攻其後。掉三寸之舌。闢天下之諸侯。歛爲已功。由是靡靡日入於亂也。漢興襲秦遺俗。而高皇帝起於布衣戶伍之中。一呼而有天下。慢而侮人。尤不喜儒士。故一時貪利頑頓無耻者多歸之。雖秉國鈞。衡爲一代宗臣者。猶且囚拘縲紲而不知去。況其餘人乎。光武中興。尤旌節義之士。而依違附逆之臣。多見戮

辱故宏儒遠智累行高舉激揚風流者方軌而出
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觸權而嬰禍謝事丘
壑則以黨錮而陷刑雖輿敗輶脫猶不忍改轍一
犯清議則蹈鼎伏鑕而不悔東漢之社稷僅如垂
髮而不絕者亦衆君子之力也東晉之興士懲前
軌皆遺世絕俗視天下治亂恣然如秦人視越人
之肥瘠也而晉從而亡此氣俗之不同然亦興衰
治亂之所繫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徇正道
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
而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孚實用是皆

爲世變所移而昧夫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
然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改其度雖變故日
更而吾之所守自若也

〔集覽〕顏師古曰六經謂之六藝蓋藝種也宰者用功
于六經猶農者用功于種藝也○晉百官志宰相
秉鈞持衡注鈞均也衡平也宰相秉國之政得其
均平故曰鈞衡○易大畜卦九二
輿說輶象曰輿說輶中無尤也

○周之士也貴
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貴之也士亦知
自貴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亦輕且賤
焉自秦而來迄于今千有餘歲士之知自貴者何
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邪蓋古之士雖一介之賤
廁於編戶齊民之間短褐不完含菽飲水裕然有



餘而不知王公之為尊與夫膏梁文繡之為美也。三公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屑焉。萬金之餽非其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上之人雖欲挾貴自尊以輕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顛冥利欲而不知有貴於已者故守道循理之士薄而偷合苟得之行多。伺候公侯之門奔走形勢之途脇肩諂笑以取容悅其自處如是而欲人貴之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貴賤雖視世盛衰然其所以貴賤者皆其自取也。集覽莊子讓王篇延之以三旌之位注三旌謂三公也

朱子曰世間有才底人若能損那有餘勉其不足時

節却做得事却出來擔當得事與那小廉曲謹底不同

東萊呂氏曰不離莘野而割烹之鼎已調不離傅巖而濟川之舟已具不離磻溪而牧野之陣已成彼為伊傅太公者曷嘗徒勞州縣屈首簿書然後知之哉殊不知有非常之才而後有非常之舉也

魯齋許氏曰大聖大賢本末具舉極其規模之大盡其節目之詳先勤小物而後盡於大事降此一等亦豪傑之士然舉其大則遺其細盡其大則昏於大材具稍大便不謹細行所以有材大便踈之語



性理會通卷之八
謹於細小者多不識大體不能謀大事用人者宜
知之後世功名之士到禮樂制度便進不去蓋到
此稍細密亦精力有所不及故須別用一般人物
○傳記中人才傑然可觀以道理觀之只是偏才
聖人則圓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才多是血氣
用事故多偏聖人純是德性用事只明明德便自
能圓成不偏

求賢

程子曰古之聖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
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吏皆稱其任而已

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
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常用易得之
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於山木生於林非匠
者採伐不登於用况賢能之士傑出羣類非若山
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君搜擇之有道其可
得而用乎自昔邦家張官置吏未嘗不取士也顧
取之之道如何爾○歷觀前史自古以來稱治之
君有不以求賢爲事者乎有規規守常以資任人
而能致大治者乎有國家之興不由得人者乎由
此言之用賢之驗不其甚明若曰非不欲賢也病

求之之難也竊以爲不然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下風靡景從設若珍禽異獸瓌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所存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爾

龜山楊氏曰三代兩漢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今雖詔內外官與經明行修之士中第之日優其恩典不獨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而不由鄉

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與斯舉者隨衆牒試於有司糊名謄錄校一日之長不惟士失自重之義且於課試之際無以別異於衆人則所謂本其行者亦徒虛文而已謂宜別立一科稍放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已至於投牒乞試糊名謄錄之類非古制者一切罷之待遇恩數盡居詞賦經義等科之上庶使學者尊經術惇行義人人篤於自修則人才不盛風俗不美未之有也○明道在鄆邑政聲流聞當路欲薦之朝而問其所欲對曰夫薦士者皆才之

明道三語
可謂千古
名言薦士
者宜以此

所堪不問志之所欲
五峰胡氏曰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者也內選於
九族之親禮其賢者表而用之以聯屬其親外選
於五方之人禮其英傑引而進之以聯屬其民是
故賢者衆之表君之輔也不進其親之賢者是自
賊其心腹也不進其人之賢者是自殘其四肢也
○古者舉士於鄉自十年出就外傳學於家塾州
序其學者何事也曰六禮也七教也八政也書其
資性近道才行合理鄉老鄉吏會合鄉人於春秋
之祭祀鬼神而書之者也三歲大比鄉老鄉吏及

鄉大夫審其性之不悖於道也行之不反於理也
質其書之先後無變也乃入其書於司徒謂之選
士選士學於鄉校其書之如州序三歲大比鄉大
夫及司徒審之如初乃入其書於樂正謂之俊士
俊士入國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以上
觀古道樂正官屬以時校其業之精否而勉勵之
三歲大比樂正升其精者於王謂之進士王命冢
宰會天下之進士論其資性才行學業某可以爲
卿與某可以爲大夫與某可以爲士與卿闕則以
可以爲卿者補之大夫闕則以可以爲大夫者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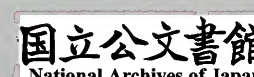
之士有闕則以可以為士者補之三年一考其績
三考黜其不職陟其有功者是故朝無幸位野無
遺賢毀譽不行善惡不眩德之大小當其位才之
高下當其職人務自修而不僥倖於上人知自守
而不冒昧求進人知自重而不輕用其身人能有
耻而不苟役於利此所以仕路清政事治風俗美
天下安寧四夷慕義而疆場不聳也

集覽六禮冠昏喪祭鄉飲

酒士相見也七教謂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
友賓客也八政謂飲食衣服車馬異別度量數制
也

朱子曰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

人道所當為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
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為增益而欲為觀聽
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惟可以修身而推
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
莫不以是為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
以教胥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
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
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
出入不悖所聞為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
九品中正之法猶為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



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

集覽通鑑晉武帝太康六年初陳羣以吏

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及州各置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為之使銓

次等級以為九品有言行修著則升之 ○夫古之

道義虧次則降之吏部憑以補授行之

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

意深矣今之為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

復澄汰至于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

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為

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

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為何如哉○古之大臣

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

手足之勤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

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眾賢之助焉是以君子

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

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益方其責之必

加於已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頃則其觀之得

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

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

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為而

不來則無巧偽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

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為用而不

惻隱會通卷之八
九
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修取舍不眩則
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
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
者也○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
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爲而未
嘗不博求人才以補裨益方其未用而收寘門墻
勸獎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
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古之君子有
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急而其所以
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爲

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
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
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
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
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
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乎隱微而寢極乎光大耳
○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
士人當有禮義廉耻故在下者不當自銜鬻而求

薦集覽東方朔傳漢武帝召天下賢良文學孝才力
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上書言得失自銜

鬻者以
千數

東萊呂氏曰井田之制士與兵國之重事皆取於農
工商不與古者取士於田野取其民之秀者以其
質朴故也

臨川吳氏曰古之爲士者苟可以仕則選於里舉於
鄉而長治其鄉里之民在公得以行已志在私得
以資祿養此古之士所以自安於內而無願外之
想也後世取士之法不一雖存選舉之名而實與
古不同何也所取不于其可用之實能而于其不
可用之虛技可以仕者或不得仕而不可以仕者
乃或得仕時之多失人士之多失志往往由是

論官

蒞政附

程子曰古者位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故賢才
衆而庶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政由是
敗矣○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
教訓傳傳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
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
道固已踈矣保身體之法無復聞焉○古之時分
羲和以職天道以正四時遂司其方主其時政在
堯謂之四岳周乃六卿之任統天下之治者也後
世學其法者不復知其道故星曆爲一技之事而

監司守令
及治獄之
官閑於地
方休戚能
細故也貪
殘以逞而
民不聊生
實為禍亂
之涉

性理會通卷之八

與政分矣

集覽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注羲和氏和氏主曆象時之官○書堯典注四

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書周官六卿分職注六卿亦曰六官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故謂之六卿分職也○禮院關天下之事得其人則凡

舉事可以攷古而立制非其人未免隨俗而已○

或曰治獄之官不可為曰不然苟能充其職則一

郡無冤民矣○四海之利病係於斯民之休戚斯

民之休戚係於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

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

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

元城劉氏曰左右之史紀人主之言動職清地要他

官莫比非器識端方上下所信才學優贍中外所

推者不虛授也

華陽范氏曰夫天地之有四時如百官之有六職天

下萬事備盡於此如網之在綱裘之挈領雖百職

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不於周官未

見其可也

朱子曰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如此則朝廷亦可

無事又何患其不得人

臨川吳氏曰予閒居思天下之治法以為禹稷伊尹

之志苟得一縣亦可小試何也縣之於民最近令

性理會通卷之八 治道

十三

可以加惠
斯民誠莫
如縣令是
以有志澤
民者每恨
不爲此官
而今之爲
此官者其
意云何可
發一歎

之福惠所及最速莫是官若也而舉世瞶瞶孰知
其任之爲不輕專務已肥遑恤民瘠壅闕吾君之
德使不得下達愁怨之氣瀰漫兩間以至上干陰
陽之和者十而八九也聚羣羊而牧之以一狼恣
其啖食何辜斯民而至斯極於斯之時倏有人焉
慰愜其蘇息之望則民之愛之也烏得不如子之
愛其父母哉世固有廉者矣其見不明則爲吏所
蔽雖廉何補亦有廉而且明者矣其心不仁則自
謂無取於民不眩於事而深刻嚴酷又縱其下漁
獵躡躒畧無惻隱之意或其心雖仁而短於剗裁

徒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仁而不能故也或其才
雖能而意之所向不無少偏終亦不免於小疵能
而未分故也全此五善難矣哉

程子曰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
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
至于天下此其序也其間則又係用之淺深臨時
裁酌而應之難執一意也

以下論
蒞政

○斟酌去取古

今恐未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乃可處之
無差○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
鬪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徃徃出於愚民以戾氣相

可謂聽訟
良法持國
之論亦可
為御下之
術

構善為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譏侮
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鬪訟可息矣○韓持國常
患在下者多欺曰欺有三有為利而欺者則固可
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
問臨政無所用心求於恕如何曰推此心行恕可
也用心求恕非也恕已所固有不待求而後得舉
此加彼而已○呂進明使河東伊川問之曰為政
何先對曰莫要於守法曰拘於法而不得有為者
舉世皆是也若某之意謂猶有可遷就不害於法
而可以有為者也昔明道為邑凡及民之事多衆

存心愛物
於人必有
所濟司民
社者宜書
一通置之
座右

人所謂於法有礙焉者然明道為之未嘗大戾於
法人亦不以為駭也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
補焉則過之與今為政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為
狂也至謂之狂則心大駭盡誠為之不容而後去
之又何嫌之有○或問為官僚而言事於長理直
而不見從也則如之何曰亦權其輕重而已事重
於去則當去事輕於去則當留事大於爭則當爭
事小於爭則當已雖然今之仕於官其有能去者
必有之矣而吾未之見也○一命之士苟存心於
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問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

情問御史曰正已以格物

人有語及爲政者和靖尹氏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倦最害事若能無倦推而行之爲尉爲邑爲郡以至爲宰相皆可了若倦則雖居家至小事也不能了

五峰胡氏曰事有大變時有大宜通其變然後可爲也務其宜然後有功也

朱子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爲之必無不濟今人多是自放懶了所以一綱弛而衆目紊也○仕宦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

起妄念也○大抵守官只要律已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做錯了事也○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如賊盜入獄而加其桎梏箠楚乃是正理今欲廢此以誘其心欲其歸恩於我便是挾私任術不行衆人公共道理况恩旣歸已怨必歸於他人彼亦安得無忿疾於我耶○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酌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

性理會通卷之六十一
十五
大矣○問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
祠祭祀非禮不誠不莊先生謂古人以誠莊對威
嚴蓋爲政以嚴爲本寬以濟嚴之太過也某竊謂
居上以寬爲本寬則得衆嚴以濟寬之不及耳若
一意任威其弊將有至於法令如牛毛者然先王
爲政之本寬嚴先後之異施者不敢不講曰爲政
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
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
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
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閔防禁約截然而不

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顏
敝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亦得以通達明白實
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爲本
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
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淫哇
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
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
先後可否予奪之權皆不在已於是奸豪得志而
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
必引書傳攷古今然後知也但爲政必有規矩使

性理會通卷之六
奸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歛可薄
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平
易近民爲政之本

南軒張氏曰爲政須是先平其心不平其心雖好事
亦錯如抑強扶弱豈不是好事往往只這裏便錯
須是如明鏡然奸者自奸醜者自醜何預我事若
是先以其人爲醜則相次見此人無往而非醜矣
○問趙德莊知建寧府問於晦菴爲政寬則是猛
則是晦菴云若教公寬一尚猛一尚則如發瘡子
相似以某之意御善良以寬治強暴以嚴此語如

何曰若胸中著一寬字寬必有弊著一猛字猛必
有弊吾徒處事當如持衡高者下之低者平之若
聖人之秤則常平矣。

東萊呂氏官箴曰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
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直須平
心看若有一毫畏禍自恕之心則五分有理便看
作十分有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
政使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
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
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帖彼

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為必不敗持必不敗之意則無不為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己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為之為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而

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為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不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事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使就其間求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為民患其益多矣○當官者難事勿辭而深避嫌疑以至誠遇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則可免○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專務苟

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
意忽而不治諺有之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
也○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閑防小人如文字曆引
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謹不可不詳
知也○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
尼媪之類尤宜疎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後生
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
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
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

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
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
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
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
則是非判矣是道也唯不苟者得之○處事者不
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不以集事爲急而以
方便爲上○畏避文法固是常情然世人自私者
率以文法難事委之於人殊不知人之自私亦猶
己之自私也以此處事其能有濟乎○當官大要
直不犯禍利不害義在人精詳斟酌之爾然求合

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為已也○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奸偽不如一實反復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眾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也○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

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忍之一字眾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杜甫號也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喫得三斗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居官臨事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蓋內外相應毫髮不差只有反已兩字更無別法也

魯齋許氏曰恐害於已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

人則未有不利於已者也。至於推勘公事，已得大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乃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為心，謂之陰德。子曰：不然。履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違于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明。顧陰德何有焉？○每臨事且勿令人見喜，既令見喜，必是偏於一處。隨後便有弊，蓋喜悅非久常之理，既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便是得中。

諫諍

程子曰：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則卽

時諫止。

集覽：周成王翦桐葉為圭，授弟唐叔。虞曰：以此封若虞，喜告周公。周公請封虞，王曰：余與虞戲，周公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于是遂封虞叔于唐。○人臣以忠信善

道事其君者，須體納約自牖之意，必違其所蔽而因其所明，乃能入矣。雖有所蔽，亦有所明，未有冥然而皆蔽者也。古之善諫者，必因君心所明而後見納，是故訐直強果者，其說多忤；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愛戚姬將易嫡庶，是其所蔽也；素重四老人之賢而不能致，是其所明也。四老人之力，孰與夫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

也高祖不從彼而從此者留侯不攻其蔽而就其明也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使委質於齊

是其蔽也愛之欲其富貴久長於齊是其所明也

左師觸龍所以導之者亦因其明爾故其受命如

響夫教人者亦如此而已集覽通鑑周赧王五十年秦伐趙取三城趙王

初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為

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

曰有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請見太后

盛氣而胥之入左師公徐趨而坐謝曰老臣病足

不得見久矣而恐太后躰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

太后太后曰老婦時輦而行曰食得無衰乎曰特

粥耳太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師曰賤息舒祺最少

不肖而臣衰竊愛之願得補墨衣之缺以衛王宮

太后日記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臣

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

甚于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

媼之愛燕后賢于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如長

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為之計深遠媼

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哭之念其遠也亦哀之矣

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為

之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

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趙王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

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

孫豈人主之子孫則不善哉位前而無功奉厚而

觸龍

元城劉氏曰嘗讀國語以為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

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聾賦矇誦百工諫

生里會通卷六十八 治道

三三

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
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三代之前上則公卿大夫朝
夕得以納忠下則百工庶民猶執藝事以諫故忠
言嘉謀日聞於上而天下之情無幽不燭無遠不
通所爲必成所舉必當者諍諫之効也後世之士
不務獻納於君而多爲自全之謀正論遠猷鮮有
入告於是設員置職而責之以諫矣夫進言者日
益少而聽言者不加勤此天下之治所以終愧於
先王之盛時也

華陽范氏曰人臣諫而不聽則當去位苟不能強諫
而視其君之過舉至于天下咸怨其臣則曰非我
不諫君不能用我也始則擇利以處其身終則引
誘以歸於君此不忠之大者也○國之將興必賞
諫臣國之將亡必殺諫臣故諫而受賞者興之祥
也諫而被殺者亡之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夫身
必血氣周流無所壅底而後皆能存焉諫者使下
情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血氣之周流於一
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者繫乎言
路而已

五峰胡氏曰事物之情以成則難以毀則易足之行

性理會通卷之八
也亦然升高難就卑易舟之行也亦然沂流難順
流易是故雅言難入而淫言易聽正道難從而小
道易用伊尹之訓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
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蓋本天下事物之
情而戒之耳非謂太甲質凡而故告之以如是也
英明之君能以是自戒則德業日新可以配天矣
朱子曰內自臣工外及氓庶有能開寤聖心指陳闕
政者無間疎賤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
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之
士三四入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

省闕舉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于聰聽則夫天人
之際將有粲然畢陳於前者然後兼總條貫稱制
臨決畫爲科品以次施行○問淵源錄折柳事程伊

川在經筵一日講罷未退哲宗忽起憑檻戲折柳枝進曰方春發生無故不可摧折曰有無

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
應遽削之也且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
旣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
告君之道皆可以爲後世法而於輔導少主尤所
當知至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須以自養可也
南軒張氏曰某每登對必先自盟其心曰切不可見

上喜便隨順將去恐一時隨順後來收拾不得上嘗曰伏節死義之臣難得其對曰陛下未得所以求之之道上曰何如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則臨事可以得伏節死義之士矣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安能望其伏節死義乎○武昭儀稱制長孫無忌欲諫褚遂良曰公國之元舅諫而得罪使上有殺元舅之名不如遂良先諫諫而不從公却繼之遂良至於棄笏此非不美也然費了多少氣力終亦不成事孰若高宗初幸尼寺取才人入官之時大臣一言可去矣大凡事豈可不辨于幾微

小處放過却來大處旋爭無益矣

集覽唐高宗永徽五年上之爲

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爲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納之後宮取爲昭儀后及叔妃寵皆衰由是有廢立之意

東萊呂氏曰自古進言於君者必以責難爲恭蓋宴安之適聲色之娛瓌麗之玩畋游之佚實爲治之大蠹其樂難捨其惑難移忠臣義士乃冒萬死而欲奪其君之所嗜此自古及今所共謂之責難也○大凡爲人須識綱目詞氣是綱言事是目言事雖正詞氣不和亦無益自古亂亡之國非無敢言之臣既殺其身國亦從之政坐此耳○諫之道有

性理會通卷之八
三五
三難焉。曰遠。曰踈。曰驟。遠則勢不接。踈則情不通。驟則理不究。故言之不行也。固也。彼周設師氏之官。淵乎其用意之深乎。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左。而詔王以微者也。其勢近。其情親。其言漸。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設官三百六十。官必掌一事。事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實周公致意之深者。想夫成周之隆。出入起居同歸於欽。發號施令同歸於臧。者。師氏亦有助焉。昔周太史辛甲命百官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傳。竊意師氏之所獻。必反復紬繹。辭順意篤。足

以爲百代箴規之法。然求之於蠹書漆簡之中。雖

斷章片詞。邈不可得。是可嘆已。

集覽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

箴。王闕于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草木。各有攸處。德用不憂。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鹿牝。武不

敢重用。不恢于夏家。豕猷臣思原。敢告僕夫。

西山真氏曰。天下之務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

明主聽斷。賢相謀議。思慮之失。亦不能免。一失則爲害不細。必藉忠良之士。諫正夫忠良之士。論治體補國事。乃其志爾。能密有所助。則亦志伸而道行。豈必彰君過而取高名哉。當君相議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關說。或有關失。從而正之。天下但

性理會通卷之六
三六
觀朝政之得宜不知諫者之何言上下誠通國體
豈不美乎况大臣論事以諫官規正於人君之前
安有不公之議茲亦制御大臣使之無過之術爾
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聞國議必衆知闕失方許
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
剛直之臣有激訐不顧以爭之者君從之猶掩其
過君或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君子
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爲義故其
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心純乎爲利故其得
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同故所以道其君

者亦異夫爲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則昏明則君
子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以爲欺故爲君子者惟
恐其君之不受諫爲小人者惟恐其君之不拒諫
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爲不美哉蓋正論勝則邪說
不容公道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諸此
○欲諫其君者必先能受人之諫倘在已則知盡
言以諫君而於人則不欲盡言以諫我是以善責
君而未嘗以善責已也其可乎哉故爲大臣必以
羣下有言爲救已之過而不以爲形已之短以爲
愛已而不以爲輕已以爲助已而不以爲異已然

後可稱宰相之度矣

魯齋許氏曰後世臣子謀於君只說利害有如此以

利害相恐動則利害不應時都不信了或者於君

前說早災可畏稅課害人為害不細後皆無損再

有便難說後來雖因此壞了天下也說不得唐懿

宗為諫驪山事曰彼叩頭何足信此其驗也人只

一當言義理可與不可當與不當且如天道福善禍

淫有時而差是禍福亦不足信也人只得當於義

理而已利害一切不恤也

所殺秦始皇幸驪山而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
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
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幸温湯還
謂左右曰彼叩頭之言安足信哉

法令

程子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

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

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

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

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亦言其大

法使後人就上修之二千年來亦無一人識者○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為治不為

生聖會通 卷六十八 治道 三十八

性理會通卷之六
則已如復爲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爲則何義之有○古之人重改作變政易法人心始以爲疑者有之矣久而必信乃其改作之善者也始旣疑之終復不信而能善治者未之有也○爲政必立善法俾可以垂久而傳遠若後世變之則未如之何矣

龜山楊氏曰立法要使人易避而難犯至於有犯則必刑而無赦此法之所以行也

元城劉氏曰嘗攷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爲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於命令而已昔之

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旣熟謀之已臧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意也○人君命令雖在必行苟處之得其理則執之不可變惟其不合衆望違拂人情關天下之盛衰繫朝廷之輕重所宜擇善何憚改爲

五峯胡氏曰荀子云有治人無治法竊譬之欲撥亂
 反之正者如越江湖法則舟也人則操舟者也若
 舟破楫壞雖有若神之技人人知其弗能濟矣故
 乘大亂之時必變法法不變而能成治功者未之
 有也○法制者道德之顯爾道德者法制之隱爾
 天地之心生生不窮者也必有春秋冬夏之節風
 雨霜露之變然後生物之功遂有道德結於民心
 而無法制者為無用無用者亡劉虞之類有法制繫於
 民身而無道德者為無軀無體者滅暴秦之類是故法
 立制定苟非其人亦不可行也集覽按史記劉虞東海恭王五世孫

嘗為幽州刺史民夷懷其恩信獻帝即位拜大司馬虞節儉寬愛甚得民心閉東諸將奉虞為帝不受初平四年虞以公孫瓚暴掠率兵討之虞兵素不習戰無部伍為瓚所敗虞與妻子皆死之

朱子曰古人立法只是大綱下之人得自為後世法
 皆詳密下之人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進
 退下之人不得○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
 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
 制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叅之給舍使之熟議以
 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
 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亦皆
 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

性理會通卷之六
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也

賞罰

程子曰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已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喜如五服自

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惡彼自絕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於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他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爲他惡未著那誅得他舉與誅曷嘗有毫髮別於其間哉只有一箇義理義之與比元城劉氏曰人主所以鼓動天下制馭臣民之柄莫大於賞罰使賞必及於有功罰必加於有罪則四海之內竦然向風而無不心服者矣惟其無功者虛受有罪者幸免遂容僭濫而其弊將至於無所勸懲然則爲天下者安可不以至公而慎用之乎

性理會通卷之二
華陽范氏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怒豈必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能服其心也

武夷胡氏曰人主以天下爲度者也所好當遵王道不可以私勞行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以私怨用刑其喜怒則當發必中節和氣細縕而育萬物也呂氏本中曰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刻核之論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君子長者之心也以君子長者之

心爲心則自無刻核之論如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已之忠去其臣也必可使復仕去其妻也必可使復嫁如此等論上下薰蒸則太平之功可立致也芝草生甘露降醴泉出皆是此等和氣薰蒸所生

朱子曰古之欲爲平者必稱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爲其施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得其平若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爲平是乃所以爲大不平也故雖堯舜之治旣舉元凱必放共兜此又易象所謂遏惡

性理會通卷六十八終
揚善順天休命者也蓋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
欲之邪妄是以天之爲道旣福善而禍淫又以賞
罰之權寄之司牧使之有以補助其禍福之所不
及然則爲人君者可不謹執其柄而務有以奉承
之哉集意元凱謂八元八凱共
堯謂共工驩兜注見前卷

性理會通卷六十八終

性理會通卷六十九

治道四

王伯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
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伯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
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伯者
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伯則伯矣二者其道
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
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志



性理會通卷之六
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伯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耻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伯者哉○王者奉若天道動無非天者故稱天王命則天命也討則天討也盡天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持天下者伯道也

涑水司馬氏曰合天下而君之之謂王王者必立三公三公分天下而治之曰二伯一公處乎內皆王官也周衰二伯之職廢齊桓晉文糾合諸侯以尊

天子天子因命之爲侯伯修舊職也伯之語轉而爲霸霸之名自是興

問如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還用之否龜山楊氏曰管仲高才自不應廢但紀綱法度不出自他儘有用處曰若不使他自爲或不肯退聽時如何曰如此則聖人廢之不問其才又曰王道本於誠意觀管仲亦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事責之以包茅不貢其言則是若其意豈爲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耳尊齊而不尊周管仲亦莫之詰也若實尊周專封之事仲豈宜爲之故

孔子並未
嘗說壞管
仲如器小
之論何等
愛惜自孟
子始有羞
論管子之

孟子曰五伯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為之也又曰
自孟子後人不敢小管仲只為見他不破近世儒
者如荆公雖知卑管仲其實亦識他未盡況於餘
人人若知王良羞與嬖奚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
陵弗為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又曰管仲只為
行詐故與王者別若王者純用公道而已集覽左
傳魯昭
四年齊桓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寡人
是正楚人對曰貢之不供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
楚不勤王
○問或謂衛於王室為近懿公為狄所
滅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當是時夷狄橫而中國
微桓公獨能如此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

衽矣為其功如此也觀晉室之亂胡羯猖獗於中
原當是時只為無一管仲故顛沛如此然則管仲
之功後世信難及也曰若以後世論之其功不可
謂不大自王道觀之則不可以為大也今人只為
見管仲有此故莫敢輕議不知孔孟有為規模自
別見得孔孟作處則管仲自小曰孔孟如何曰必
也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薇以下治外雖有夷狄
安得遽至中原乎如小雅盡廢則政事所以自治
者俱亡四夷安得而不交侵中國安得而不微方
是時縱能救之於已亂雖使中國之人不至被髮

若至中原
後却如何
恐說不得
清平話也

議論不切

左衽蓋猶賢乎周衰之列國耳何足道哉如孟子所以敢輕鄙之者蓋以非王道不行故也曰然則孔子何為深取之曰聖人之於人雖有毫末之善必錄之而況於仲乎若使孔子得君如管仲則管仲之事蓋不暇為矣集覽按史譜衛懿公名赤惠公之子好鶴鶴有乘軒者及狄人伐衛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衛師敗績殺懿公事見春秋魯閔二年○宋書何敬容傳晉太祖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注胡虜戎羯也說文云羯羊殺羯也以爲虜之別號也按吳漢傳注羯本匈奴別部分散居上黨武鄉羯室因號胡羯此總謂戎狄不特指羯也

問管仲之功孔子與之其曰如其仁何也和靖尹氏曰如似也與其功而不與其仁問何故不與其仁

曰只為大本錯了問如何是大本錯曰且如初相子糾其錯亦大矣問如何是錯曰觀春秋所書莊公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可見也管仲功高豈可補過但只是忍耻能就其功故孔子與其功也其於仁也何有若夫舍王道而行伯道以富國強兵為本則更不待論也如責包茅不入昭王不返亦謂假仁以行其伯孟子雖說久假而不歸然怎生謂之假豈能久而不歸若到得不歸處時只是假之以成功也然桓公尚在五伯中為盛者也孟子責管仲功

性理大全卷之五
烈如此其卑者以其不能行王道以至于仁也孔子謂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以其功也孔孟之意則同舍此皆穿鑿也問孔門羞稱五伯何也曰七
十子之徒皆未必能作得管仲之功然所以羞稱者只爲錯了大本不知學者也學者不可不知此也

五峯胡氏曰三王正名興利者也故其利大而流長五伯假名爭利者也故其利小而流近

豫章羅氏曰王者富民伯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齊晉是也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

而告戒不嚴民反至於奢武帝行伯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無節國反至於耗

南軒張氏曰學者要須先明王伯之辨而後可論治體王伯之辨莫明於孟子大抵王者之政皆無所爲而爲之伯者則莫非有爲而然也無所爲者天理義之公也有所爲者人欲利之私也考左氏所載齊桓晉文之事其間豈無可喜者要莫非有所爲而然考其迹而其心術之所存固不可掩也

問王伯如何分別潛室陳氏曰司馬溫公無王伯之辨要之源頭只是王伯兩字以其爲天下王故謂

之王以其爲方伯故謂之伯以王天下言之謂之
王猶伯之爲伯也未見其美玉玳瑁之辨後來制
字有不備故伯字有霸字王字只是王字點發爲
之然伯字亦無詐力之義故言三王以其王天下
也言五伯以其伯諸侯也自其有三王之至公有
五伯之智力而後有王伯是非誠僞之分故今之
言王伯之分者當以孟子德行仁力假仁爲正
西山真氏曰義信禮爲國之本不可一日離古之王
者動必由之非有所爲而爲之也子犯之爲晉文
公謀必曰示之義示之信示之禮則皆有爲而爲
之矣王伯純駁之異其不以此哉

田賦

或問井田今可行否程子曰豈古可行而今不可行
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得許
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
理○問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計之
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
通天下計之則亦可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
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
又有鄉黨調揀之義故亦可足○又嘗與張子厚

也有人多
地少者如
歙州是也
不可籠統
說天下事

論井地曰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筭法折計地畝以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埳不啻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爲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四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汗

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又曰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正論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怨怒方可行

藍田呂氏曰古之取民貢助徹三法而已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是爲貢一井之地八家八家皆私百畝同治公田百畝是爲助不爲公田俟歲之成通以什一之法助于百畝是爲徹

龜山楊氏曰先王爲比閭族黨州鄉以立軍政居則爲力耕之農出則爲敵愾之士蓋當是時天下無

性理會通卷之六
不受田之夫故均無貧焉而人知食力而巳游惰
姦宄不軌之民無所容於其間也

五峯胡氏曰仁心立政之本也均田爲政之先也田
里不均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矣井田者聖人
均田之要法也恩意聯屬奸宄不容少而不散多
而不亂農賦既定軍制亦明矣三王之所以王者
以其能制天下之田里政立仁施雖匹夫匹婦一
衣一食如解衣衣之如推食食之其於萬物誠有
調燮之法以佐贊乾坤化育之功

華陽范氏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制

民之產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立法者未嘗
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
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歛重
而力役繁也爲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不可
以省盍亦反其本矣昔哀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
有若有若曰盍徹乎夫徹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
與君皆足必徹而後可也後之爲治者三代之制
雖未能復唯省其力役薄其賦歛務本抑末尚儉
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而富
者不得兼之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

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問橫渠謂世之病井田難行者以亟奪富人之田為
辭然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不審
井議之行於今果何如朱子曰講學時且恁講若
欲行之須有機會經大亂之後天下無人田盡歸
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
極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苟悅漢紀
一段正說此意甚好若平世則誠為難行

還是見機
說話

東萊呂氏曰孔子言王道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
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言王道須說百畝之

田八口之家及材木不可勝用之類何故須說許
多以此見得春秋時井田尚在戰國時已自大故
廢須要人整頓如史記說決裂阡陌以靜天下之
業又以此見得井田亦不易廢

理財

龜山楊氏曰古之制國用者量入以為出故以九賦
歛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使用財無偏重不足之
處所謂均節也取之有藝用之有節然後足以服
邦國以致其用先王所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

理而已

集覽按周禮九賦者言在上之人定九等
之賦歛之於下者也謂邦中之賦四郊之

賦邦甸之賦家削之賦邦縣之賦邦都之賦闕市
之賦山澤之賦弊餘之賦○按周禮九式者言太
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也謂祭祀賓客喪○周官泉
府之官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
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夫物
貨之有無民用之羸乏常相因而至也不售者有
以歛之蓋將使行者無滯貨非以其賤故買之也
不時買者有以待之蓋將使居者無乏用非以其
貴故賣之也蓋所以阜通貨賄也此商賈所以願
藏於王之市而有無羸乏皆濟矣集覽周禮泉府
以市之征市
歛市之不售鄭司農
云故書或作錢也○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

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之以道用之有節各當於
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
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之而後以九賦
歛之其取之可謂有道矣九賦之入各有所待如
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之
類是也邦之大用內府待之邦之小用外府受焉
有司不得而侵紊之也冢宰以九式均節之下至
工事芻秣之微匪頒好用皆有式焉雖人主不得
而逾之也所謂惟王及后世子不會特膳服之類
而已有不如式雖有司不會冢宰得以式論之矣

集覽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謂三農園囿
虞衡數牧百工商賈嬪婦臣妾間民是也 ○什

一天下之中制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取其所
當取則利即義矣故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
則義利初無二致焉

朱子曰古者荒歲方鑄錢周禮所謂國凶荒札喪則
市無征而作布既可因此以養飢民又可以權物
之輕重蓋古人錢闕方鑄錢以益之

節儉

程子曰仁宗一日問折米折幾分曰折六分怪其太
甚也有旨只令折五分次供進偶覺藏府痛曰習

使然也却令如舊又一日思生荔枝有司言已供
盡近侍曰有鬻者請買之上曰不可今買來歲必
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又一日夜中甚饑思
燒羊頭近侍乞宣取上曰不可今次取之後必常
備日殺三羊暴殄無窮竟夕不食

元城劉氏曰仁宗恭儉出於天性故四十二年如一
日也易所謂有始有卒者世以明皇初節儉後奢
侈疑相去遼絕此說非也此正是一箇見識耳夫
錦綉珠玉世之所有也已不好之則不用何至焚
之焚之必於前殿是欲人知之此好名之弊也夫

恭儉不出於天性。而出於好名。好名之心衰。則其奢侈必甚。此必至之理也。故當時識者見其焚珠

玉。知其必有末年之弊。若仁宗則不然。若非大臣

問疾。則無由見其黃。純被漆唾壺。集覽唐玄宗以風俗侈靡。制乘

輿服。御金鋪器。玩令有司消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綉。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罷兩京

坊織錦

五峯胡氏曰。上侈靡而細民皆衣帛食肉。此饑寒之所由生。盜賊之所由作也。天下如是。上不知禁。又益甚焉。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朱子曰。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家

說得好

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

東萊呂氏曰。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時制度也。犬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肉食者謀之。肉食無墨。此言貴者方得肉食也。比之後人簡約甚矣。

魯齋許氏曰。地方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

性理會通卷之九
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
○天地間爲人爲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過求亦不得過用暴殄天物得罪於天

賑恤

元城劉氏曰昔堯有九年之水湯遇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之民者蓋備之有素而已（集覽）按史記堯立七十年有七年之水使縣治之九載弗績○史記湯時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爲請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爪斷髮素車白馬身膺白茅以身爲犧牲禱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聖王爲國必有九年之畜故雖遇旱乾水溢之災民無菜色今歲一不登人且狼狽若有司不度事勢拘執故常必俟春夏之交方行祈禱之理民已艱食旋爲賑貸之計所謂大寒而後索衣裘亦無及矣

龜山楊氏曰先王之時三年耕有一年之積故凶年饑歲民免於死亡以其豫備故也不知爲政乃欲髡其人而取其資以爲賑饑之術正孟子所謂雖得禽獸若丘陵弗爲也

朱子曰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

性理會通卷之六
十三
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其法亦未嘗不善也。○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湯劑砭灸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之間，所以將護節宣，少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以不深畏也。○自古救荒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餓時理會更有何策。○或說救荒賑濟之意固善，而取出之數

不節不可。黃直卿云：制度雖只是這箇，制度用之亦在其人。如糴米賑饑，此固是，但非其人，則做這事亦將有不及事之患。曰：然。○嘗謂為政者當順五行修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於凶荒之餘，縱饒措置得善，所惠者淺，終不濟事。○賑饑無奇策，不如講求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

象山陸氏曰：社倉固為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歛，來歲闕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糴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糴之以推

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折所糴爲二每存其一以備

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爲長利也集覽按宋鑑孝宗乾道中崇安縣大

飢朱文公請於郡得粟六百石以賑給之冬成民償粟于官因乞留里中乃以所貸米就五夫等里立社倉夏貸冬收以爲常規文公自作記后請頒其法于天下

禎異

程子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爲惑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得其理是以所言多失○或問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知符瑞之事果有之否曰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聖人不貴禎瑞者蓋因災異

而修德則無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也問五代多祥瑞何也曰亦有此理譬如盛冬時發出一花相似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常理也然出不以時則是異也如麟是太平和氣所生然後世有以麟駕車者却是怪也譬如水中物生於陸陸中物生於水豈非異乎又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也曰且譬如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至君子才有一事便生議論此是一理也至白者易汚此是一理也詩中幽王大惡爲小惡宣王小惡爲大惡此是一理也又問日食有常數何治世少而亂世

妙語

多豈人事乎曰理會此到極處煞燭理明也天人
 之際甚微宜更思索曰莫是天數人事看那邊勝
 否曰似之然未易言也又問魚躍于王舟火復于
 王屋流為烏有之否曰魚與火則不可知若兆朕
 之先應亦有之集覽史記周武王東觀兵至于盟
 津白魚入王舟中王俯取以祭既
 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
 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或問東海殺孝婦
 而旱豈國人冤之所致邪曰國人冤固是然一人
 之意自足以感動天地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旱
 也或曰殺姑而雨是眾人冤釋否曰固是眾人冤
 釋然孝婦冤亦釋也其人雖亡然冤之之意自在

不可道殺姑不能釋婦冤而致雨也

集覽漢書東
 海郡有孝婦

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不肯後姑經死姑
 女告婦殺之吏捕姑驗治獄成于公以為冤太守
 不聽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曰
 孝婦不當死咎當在是守祭孝婦塚天乃大雨後
 人立廟而祭焉

五峯胡氏曰變異見於天者理極而通數窮而更勢
 盡而反氣滋而息興者將廢成者將敗人君者天
 命之主所宜盡心也德動於氣吉者成凶者敗大
 者興小者廢夫豈有心於彼此哉謂之譴告者人
 君觀是宜以自省也若夫天命為恃遇災不懼肆
 淫心而出暴政未有不亡者也



朱子曰商中宗時有桑穀並生于朝一莫大拱中宗能用巫咸之言恐懼修德不敢荒寧而商道復興享國長久至于七十有五年高宗祭于成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鳴高宗能用祖已之言克正厥事不敢荒寧而商用嘉靖享國亦久至于五十有九年古之聖王遇災而懼修德正事故能變災為祥其效如此集覽史記太戊之世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伊陟相之巫咸為佐伊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與大戊於是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吊喪三日桑枯穀死三年遠方重譯至者七十六國殷道復興享國七十五年號曰中宗○史記商王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鳴祖已訓諸王曰惟先恪王正厥事高宗從之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

小大無時或怨三年蠻夷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自是章服多用翟羽既而伐荆楚伐鬼方僭亂既夷殷道復興享國五十有九年號曰高宗

象山陸氏曰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李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而陳於當時者非一事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為其著事應之故也孔子書災異於春秋以為後王戒而君子有取焉者為其不著事應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然而合者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不懼孔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應者實欲人君無所不謹以答天戒而已

西山真氏曰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衆而戒未必不安顧人主應之者如何耳

魯齋許氏曰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攷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民樂業移告許之風爲醇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業猗與偉與未見其比也秦之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戶不過

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入繼正統專以養民爲務其憂也不以己之憂爲憂而以天下之憂爲憂其樂也不以己之樂爲樂而以天下之樂爲樂今年下詔勸農桑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稅也慮民用之或乏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或問天變曰胡氏一說好如父母嗔怒或是子婦有所觸瀆而怒亦有父母別生煩惱時爲子者皆當恐懼修省此言殊有理

論兵

程子曰兵以正爲本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則民

不從而怨敵生亂亡之道也是以聖王重焉東征
 西怨義正故也又曰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行師
 無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
 ○用兵以能聚散為上○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
 後以遊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
 內外之道若遊騎太遠則却歸不得至如聽金鼓
 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如符堅一敗便不可支持
 無本故也○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
 仁義使人人有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挺以撻秦
 楚之兵矣○韓信多多益辦分數明而已集覽漢高帝六

年上嘗從容問韓信諸將能將兵多少上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將十萬上曰與君何如曰臣多多益辦上笑曰多多益辦何以為我擒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為陛下擒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

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能有
 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善矣然

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集覽漢書景帝二年吳楚反拜周亞夫為太尉

東擊之至榮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堅壁不出而使輕騎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亞夫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
 ○善兵者

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



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
 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
 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
 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符堅下淮百萬而
 謝玄纔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
 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
 聲鶴唳皆以爲晉軍之至則是自相殘也譬之一
 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
 爲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側必困矣集覽漢獻帝時袁紹據冀州簡

精兵十萬騎一萬欲攻許祖綬諫曰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兵南向於義則違竊爲公懼之紹

不聽操相拒於官渡襲破紹軍大潰走○漢玄帝
 時將軍劉秀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莽遣王邑王
 尋大發兵平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爲壘尉驅虎豹
 犀象之屬以助兵勢號百餘萬旌旗千里不絕諸
 將見兵盛皆走入昆陽欲散去秀至郾定陵悉發
 諸營兵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尋邑遣兵數十台
 戰秀奔之斬首數千級諸將曰劉將軍平生見小
 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尋邑陣亂漢兵乘銳
 破之遂殺尋昆陽城中守者亦鼓噪出中外合勢
 呼聲動天地莽兵大潰走○晉書秦王堅遣兵分
 道寇晉姚萇欲乘其寡勸之南伐堅遂發長安戎
 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晉以謝安謝玄督衆入
 萬拒之水陸繼進堅登壽陽城望見八公草木
 皆以爲晉兵憚然有懼色朱序在陣後呼曰秦兵
 敗矣遂潰玄等乘勝追擊秦兵大敗走者○餽運
 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至狼狽還長安○餽運
 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於古
 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

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
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
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
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乏食以此
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
知此耳

龜山楊氏曰自黃帝立丘乘之法以寓軍政歷世因
之未之有改也至周爲尤詳居則爲比閭族黨州
鄉出則爲伍兩軍師之制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

賞相及用一律也天子無事歲三田以供祭祀賓
客充君之庖而已其事宜若緩而不切也而王執
路鼓親臨之教以坐作進退有不用命者則刑戮
隨之其教習之嚴如此故六鄉之兵出則無不勝
以其威令素行故也丘井之廢久矣丘農不可以
復合而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
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用之於有事之際則申
之以卒伍之令督之以旌旗指揮之節臨難而不
相救見敵而不用命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
畏敵然後可用若夫伍法不修雖有百萬之師如

養驕子不可用也。傳曰：秦之銳士不可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某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之。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以爲後世法也。故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韓信用兵在楚漢之間，則爲善矣；方之五霸，則自己不及，以無節

制故也。如信之軍，修武高祖卽其卧内，奪之印，易置諸將，信尚未知此。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但信用兵能以術驅人，使自爲戰，當時亦無有以節制之兵當之者。故信數得以取勝也。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爲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覺嘆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爲得法制之意，而不務僥倖者也。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雖坐作進退之末，莫不有節。若平時不學，一旦緩急，何以應敵？如此，則學者於行師御衆、戰陣營壘

之事不可不講。○或問今之爲將帥者，不必用徂詐，固是。奈兵官武人之有智畧者，莫非徂詐之流。若無徂詐，如何使人曰：君子無所往而不以誠。但至誠惻怛，則人自感動。曰：至誠惻怛可也。然今之置帥，朝除暮易。若以至誠爲務，湏是積久，上下相諳其効，方見卒然施之，未必有補。曰：誠動於此，物應於彼，速於影響，豈必在久。如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爲之精明，此特其號令各有體耳。

華陽范氏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而告之。教之至於再，至于三，告之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矣。

朱子曰：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本強則精神折衝，不強則招殃致凶。○兵法以能分合爲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兵之勝負全在勇怯，又曰：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厮殺無巧妙，只是死中求生，兩軍相挂，一邊立得腳住，不退卽贏矣。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晝戰聽

金鼓夜戰看火堠嘗疑夜間不解戰盖只是設火堠防備敵來劫寨之屬古人屯營其中盡如井形於巷道十字處置火堠如有間諜一處舉火則盡舉更走不得○管仲內政士鄉十五乃戰士也所以教之孝弟忠信尊君親上之義夫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雖伯者之道亦必如此○五代時兵甚驕矣周世宗高平一戰既敗却忽然誅不用命者七十餘人三軍大振遂復合戰而克之凡事都要人有志

集覽周世宗顯德元年北漢王以契丹兵擊周周主自將禦之于高

平北漢兵却周主慮其遁去取諸軍亟進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周主志氣益銳合戰未幾周右軍

將樊愛能何徽先遁右軍遺步軍千餘解甲降周主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宿衛將趙匡胤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於是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大敗楊衮不敢救北漢主晝夜北走僅得入晉陽周主收樊愛能何徽及所部軍使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驕將情卒始知所惧不行姑息之政矣○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曰與士卒同甘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也曰巡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陣者定也八陣圖中有奇正前而雖未整猝然遇敵次列便已成正軍矣

集覽諸葛亮推演兵法作

八陣圖凡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廣都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注灘水上其法六十

四陣天衝十六陣居兩端地衝十二陣居中間天
 前衝四陣居右後衝四陣居左地前衝六陣居前
 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附天雲八陣附地合為八
 陣天衝并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風八陣為二十二
 陽地衝并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雲八陣為三十二
 陰遊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凡行軍結陣
 合戰設疑補闕全在遊兵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
 為蛇蟠兵家先陰以右為前又風從虎虎與蛇皆
 陰類同位西北也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
 兵家後陽以左為後又雲從龍龍與鳥皆陽類同
 位東南也以天地風雲為四正以龍虎鳥蛇為四
 奇所謂八陣也每以二陣相從一陣之中又有兩
 陣一戰一守中外有輕重之權陰陽有剛柔 ○或
 之節彼此有虛實之地主客有先後之數

問史記所書高祖垓下之戰季通以為正合八陣
 之法曰此亦後人好奇之論大凡有兵須有陣不
 成有許多兵馬相戰鬪只袞作一團又只排作一

行必須左右前後部伍行陣各有條理方得今且
 以數人相撲言之亦須擺布得所而後相角今人
 但見史記所書甚詳漢書則畧之便以司馬遷為
 曉兵法班固為不曉此皆好奇之論不知班固以
 為行陣乃用兵之常故畧之從省文耳看古來許
 多陣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
 倣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
 機應變方畧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圓陣地方則
 須布方陣亦豈容槩論也又曰常見老將說大要
 臨陣又在番休遞上分一軍為數替將戰則食第

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卽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人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困乏○問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事之時欲識得將須是具大眼力如蕭何識韓信方得

南軒張氏曰君子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當究況於兵者世之興廢生民之大本存焉其可忽而不講哉夫兵政之本在於仁義其爲教根乎三綱然至於法度紀律機謀權變其條不可紊其端爲無窮非素攷索烏能極其用一有所未極則於酬酢之際

其失將有間不容髮者可不畏哉

東萊呂氏曰後世用兵者以爲黃石一書無與比者不知黃石公未出之前三代之兵一舉而無敵於天下兵書何在黃石公有一秘法在人間人自不識三代之得天下亦不過此道唯仁一字爾

西山真氏曰古之用武者不急於治兵而急於擇將將之勇怯兵實係焉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昔人未嘗不用民兵也然既募之後則有有紀律焉馬燧之練戍精卒是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馬隆之立標揀試是也

集覽馬燧汝州郟城人唐代宗雅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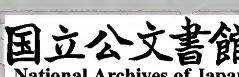
其才授商州刺史未幾遷河東節度使太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單燧募斷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伐數月皆成精卒卒謚莊武圖形凌烟閣○馬隆東平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秦始中將興伐吳之役詔選良將兖州舉隆才堪良將稍遷司馬督及涼州反拜爲武威太守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鈎弓四鈎立標揀試得三千餘人西渡溫水悉披犀甲轉戰千里羗戎遂平太熙初封奉高侯加授乘羗校尉積十餘年威振隴右

鶴山魏氏曰余少讀書於十三卦制作之象易所謂門柝以待暴客弧矢以威天下每嘆風氣既開人情易動雖黃帝堯舜有不容不先事而爲慮者及觀古制之詳莫備於周有井牧之田有伍兩之兵有溝樹之固有郊關之限有巡警之警有壺橈之

守不得已而用民也則鄉遂三邑三等采地以次召發不止則諸侯又不止也則有遍境出之法乃知古人雖以禮義廉耻爲域民固國之道然未嘗不設險用師以輔之也

論刑

龜山楊氏曰文帝之去肉刑其用志固善也夫紂作炮烙之刑其甚至於割剔孕婦則雖秦之用刑不慘於是矣而商之頑民亦非素教不聞周繼之而廢肉刑也豈武王周公皆忍人哉若文帝之承秦盖亦務爲厚養而素教之耳不思所以教養之而



去肉刑是亦圖其末也則王通謂其傷於義恐未
爲過論及夫廢之已久而崔鄭之徒乃驟議復之
則其不知本末也甚矣○或曰特旨乃人君威福
之權不可無也曰不然古者用刑王三宥之若按
法定罪而不敢赦則在有司夫惟有司守法而不
移故人主得以養其仁心今也法不應誅而人主
必以特旨誅之是有司之法不必守而使人主失
仁心矣○因論特旨曰此非先王之道先王只是
好生故書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爲天子豈應以
殺人爲已任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故

曰國人殺之也謂國人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
私意不得已也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
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
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公天
子以好生爲德有司以執法爲公則刑不濫矣若
罪不當刑而天子必刑之寧免於濫乎然此事其
漸有因非獨人主之過使法官得其人則此弊可
去矣舜爲天子若瞽瞍殺人臯陶得而執之舜猶
不能禁也且法者天下之公豈宜徇一人之意嘗
怪張釋之論渭橋犯蹕事謂宜罰金文帝怒釋之

對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此說甚好然而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以謂為後世人主開殺人之端者必此言也夫既曰法天子與天下公共則得罪者天子必付之有司安得擅殺使當時可使人誅之今雖下廷尉越法而誅之亦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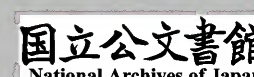
集覽記文王世子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罰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注云君每言宥則答之以至於三罪定不復答走往刑之為君之恩無已也○漢文帝三年張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

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云云

五峯胡氏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教民以無耻也死刑重則難悔是絕民自新之路也生刑死刑輕重不相懸然後民知所避而風化可興矣

豫章羅氏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漢之張釋之唐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袞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彼庸人哉天下後世典獄之官當以有功為法以袞為戒

朱子曰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為



慷慨可讀

司徒之官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慮其教之或不從也則命臯陶作士明五刑以弼五教而期于無刑焉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爲之教以明之爲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

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殺所以雖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爲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爲事然則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徃徃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以舜命臯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三汰而已

鞭朴以下官府學校隨事施行不領於士官之所宜

也。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嚙冤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詰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為空言以誤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為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為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強暴

賍滿之類者，苟采陳群之議，一以宮刑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為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況君子得志而有為，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教為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

前也。

集覽按三國志群字長文穎川人紀之子累官錄尚書事初太祖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

君子達於古今者，平斯事乎？群對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與仁惻而死者更眾，所謂名輕而實重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于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剪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刑其足，則永無滯放穿窬之奸矣。三千之屬未可悉復。

若斯數者宜先施用時鍾繇與群議同太祖以軍事未罷故寢○獄事人命所繫

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爲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爲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爲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爲無辜是知爲盜賊計而不爲良民地也若如饑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

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只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爲惡爾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爲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當殺者必多爲可出之塗以俟奏裁則率多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

性理會通 卷之九
貫舞法而受昧者耳何欽恤之有罪之疑者從輕
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
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爲然耳非謂凡罪皆可
以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重也

南軒張氏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
與利爲市固所不論而或矜智巧以爲聰明持姑
息以惠姦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
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
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
平者抑多矣無是四者之患郵罰麗於事而濇存

哀矜勿喜之意其庶矣乎在上者又當端其一心
勿以喜怒好惡一毫先之聽獄之成而審度其中
隱於吾心竭忠愛之誠明教化之端以期無訟爲
本則非惟可以臻政平訟理之效而收輯人心感
召和氣其於邦本所助豈淺也哉

象山陸氏曰獄訟惟得情爲難唐虞之朝惟臯陶見
道甚明群聖所宗舜乃使之爲士周書亦曰司寇
蘇公式敬爾由獄貢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
折獄貢乃山下有火火爲至明然猶言無敢折獄
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噬嗑離在上則曰利用獄

豐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貴其明也○夫五刑
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
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善觀
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
矣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之
實而徒欲爲容奸廋慝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奸邪
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者也罪疑惟輕罪而有
疑固宜爲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輕謂罪疑者也
使其不輕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
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趨走使令之間簿書

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貪黷姦宄出
於其心而至於傷民蠹國則何以有爲於其所不
可失而失之於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則爲傷善爲
長惡爲悖理爲不順天殆非先王之政也

夷狄

或問蠻夷猾夏處之若何而後宜程子曰諸侯方伯
明大義以攘却之義也其餘列國謹固封疆可也
若與之和好以苟免侵暴則亂華之道也是故春
秋謹華夷之辨

元城劉氏曰中國與夷狄爲隣正如富人與貧人隣

居待之以禮。結之以恩。高其墻垣。威以刑。訟待之以禮。則國家每有使命。往來有立定條貫。禮數束縛之也。結之以恩。則歲時嘗以遺餘之物。厭飽之也。高其墻垣。則平日講和而不失邊備也。威以刑法。待其先犯邊。然後當用兵也。

龜山楊氏曰。邊事之興。多出於饗功。幸利之人。黷武玩寇。不以朝廷大計為念。視生靈荼毒。若非已事。恬不以為戚。夫蠻獠猖獗。自古然也。緩之則豺噬豨。勇于紀而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匿。蓋其常態也。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乃次幸。

邊禍大都如此最可恨

其有事。草薶而獸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衄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觀戰國用兵。中原之戰也。若今之用兵。禦夷狄耳。方可以戰則戰。勢利於守則守。來則拒之。去則勿追。則邊鄙自然無事。蓋夷狄之戰。與中原之戰。異。夷狄難與較。曲直是非。惟恃力耳。但以禽獸待之。可也。以禽獸待之。如前所為是矣。

五峯胡氏曰。中原無中原之道。然後夷狄入中原也。中原復行中原之道。則夷狄歸其地矣。○制井田。所以制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疆萬

心學會通卷之六
三五
國親附所以保衛中夏禁禦四夷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高城深池徧天下四夷雖虎猛狼貪安得肆其欲而逞其志乎此三王爲萬世慮禦四夷之上策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孔子之所以書於習坎之彖也城郭溝池以爲固孔子之所以答言偃之問也

朱子曰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而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周之文武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其後中微小雅盡

廢四夷交侵中國衰削宣王承之側身修行任賢使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周道燦然復興其嘗以是觀之然後知古先聖王所以制禦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疆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蓋決然矣

西山真氏曰爲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窺之形昔春秋時晉師入齊齊使國佐求盟于晉其勢亟矣一聞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之言雖憤事之餘不肯苟從以紓一旦之禍蓋敵國之相

與有以折其謀則爲和也。易有以啓其媾則爲和也。難況戎狄豺狼變詐百出。又非可以中國常理待之也。○中國有道夷狄雖盛不足憂。內治未修夷狄雖微有足畏。蓋昔者五胡之紛擾與單于爭立之事同。而拓拔氏之東西與匈奴之分南北亦無以異。然宣帝因呼韓之朝而益疆其國。劉石符姚之變晉。迄不能以成寸功。光武因南單于之歸拓地千里。而侯景內附。適以兆蕭梁之篡。所遇畧同。而成敗以異者。豈固有幸不幸哉。蓋光武之政修而晉梁之政失也。

魯齋許氏曰天下事常是兩件相勝負。從古至今如此。大抵只是陰陽剛柔相勝。前人謂如兩人角力相抵。彼勝則此負。此勝則彼負。但勝者不能止於其分。必過其分。然後止負者。必極甚。然後復。各不得其分。所以相報復。到今不已。如中國與夷狄中國勝窮兵四遠。臣伏戎夷。夷狄勝必潰裂中原。極其慘酷。如此報復。何時能已。三代盛時。分別中夏夷狄。君子小人各安其分。所以大治。後世不及也。且如周成康漢文景世。所謂大治者。然土宇廣狹可見。彼四君者。未嘗事遠畧也。治吾所當治者。而

性理會通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已不取其勝夷狄也故亦不至為夷狄所敗

其心必誠其心然對土負背必誠其然對夷各不
昧其誠類傾此負此類傾此負此類背不誦此然
此大辨只是對對綱柔昧類前入暗破兩人負也
魯齋指曰曰天不事常景兩辨昧類負對古至今破

性理會通卷七十

詩

古選

乾坤吟

邵子

用九見群龍首能出庶物用六利未貞因乾以為利
四象以九成遂為三十六四象以六成遂成二十四
如何九與六能盡人間事

皇極經世一元吟

天地如蓋軫覆載何高極日月如磨蟻往來無休息
上下之歲年其數難窺測且以一元言其理尚可識

性理會通卷十一
一十有二萬九千餘六百中間三千年迄今之陳迹
治亂與廢興著見于方策吾能一貫之皆如身所歷

觀物詩

地以靜而方天以動而圓既正方圓體還明動靜權
靜久必成潤動極遂成然潤則水體具然則火用全
水體以器受火用以薪傳體在天地後用起天地先
偶得吟

日為萬象精人為萬物靈萬象與萬物由天然後生
言由人而信月由日而明由人與由日何嘗不太平

心安吟

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寬心與身俱安何事能相干
誰謂一身小其安若泰山誰謂一室小寬如天地間

答人書意

仲尼言正性子輿言踐形二者能自得殆不為虛生
所交若以道所感若以誠雖三軍在前而莫得之凌

此日不再得示學者

龜山楊氏

此日不再得頽波注扶桑蹉蹉黃小群

唐食貨志云人始生為黃

四歲為小

毛髮忽已蒼願言媚學子共惜此日光術業貴

及時勉之在青陽行矣慎所之戒哉畏迷方舜跖善
利間所差亦毫芒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臧貧賤豈

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艱食一瓢甘糟糠所逢義
適然未殊行與藏斯人已云沒簡編有遺芳晞顏亦
顏徒要在用心剛譬猶千里馬駕言勿彷徨驅馬日
云遠誰謂阻且長末流學多岐倚門誦韓莊出入四
寸間雕鐫事詞章學成欲何用奔趨利名場挾策博
奕遊異趣均亡羊熊氏剛大曰挾簡策以讀書志在
圖名之人以博奕為事以圖利之
人其志趣雖不同均為失其所守言滅
谷二人牧羊滅貪書谷貪博俱亡其羊我懶心意衰
撫事多遺忘念子方妙齡壯圖宜自強至寶在高深
不憚勤梯航茫茫定何求所得安能常萬物備吾身
求得舍卽亡雞犬猶知尋自棄良可傷欲為君子儒

勿謂予言狂

列子云禹惟荒度土功身體偏枯手足
胼胝(注)胼蒲眠反胝張尼反胼胝皮堅
厚也○楊子學行篇晞驥之馬亦
驥之乘也晞顏之人亦顏之徒也

送元晦

南軒張氏

君侯起南服豪氣蓋九州頃登文石陛忠言動宸旒
坐令聲利塲縮頸仍包羞却來臥衡門無愧自日休
盡收湖海氣仰希洙泗游不遠關山阻為我再月留
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
惟茲斷金爰出處寧殊謀南山對床語匪為林壑幽
白雲正在望歸袂風颼颼朝來出別語已抱離索憂
妙質貴強矯精微更窮搜毫釐有不察體用豈周流

性理會通卷之十一
驅車萬里道中途可停輟勉哉共無斃邈矣追前修

感興二十首

朱子

昆侖大無外旁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
皇義古聖神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
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為我指重掌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
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
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
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歎息將安歸

靜觀靈臺妙萬化從此出云胡自蕪穢反受眾形役

厚味分朶頤妍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馳騫靡終畢

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所招詩徐方御宸極

涇舟膠楚澤

熊氏剛大曰此言周室衰替之由蓋自昭王無道南游於楚濟漢船人惡之即涇水之舟膠合以進至中流而膠液遂沉沒於楚江焉

降故宮黍離離玄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

蹄反袂空漣洏漂淪又百年僭侯荷爵珪王章久矣

喪何復嗟嘆為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

厚無乃迷先幾

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沉忠良

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
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
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
晉史自帝魏後賢盍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
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
塵聚瀆天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復崇崇
淫毒穢宸極虐焰燔蒼穹向非狄張徒誰辦取日功
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
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群蒙
朱光遍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

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縣縣
掩身事齊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柔道牽
微月墜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
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乙有常居仰瞻獨煌煌
中天照萬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
猗歟嘆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熒光武烈待旦起周禮
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吾聞庖羲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
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頽然千古存

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敦
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樂矧交喪春秋魚魯多
瑤琴空寶匣絃絕將如何與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
顏生躬四勿曾子曰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綱
偉哉鄒孟氏雄辯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爾挈裘領
丹青著明訓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元亨播群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寶斯存
世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未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間盜啓玄命秘竊當生死關
金鷄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

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
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群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
顧瞻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
號空不踐實躡彼荆榛塗誰能繼三聖爲我焚其書
聖人司教化黌序育群林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
天序旣昭陳人文亦褰開云何百代下學絕教養乖
群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淳風久淪喪擾擾胡爲哉
童蒙貴養正遜弟乃其方鷄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
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
劬書劇嗜炙見惡逾探湯庸言戒麤誕時行必安詳

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翮
哀哉牛山木斧斤日相尋豈無萌蘖生牛羊復來侵
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慾互攻奪孤根孰能任
反躬艮其背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
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
彼哉夸毗子咕囁徒啾喧但騁言辭好豈知神鑒昏
曰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竒功收一原

酬南軒

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眇難名論
謂有寧有跡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

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
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涓涓始欲達已被黃流吞
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斃此語期相敦

觀物二首

魯齊許氏

物產天地間精粗據兩偏兩偏互倚伏一氣常周旋
善善不可緩安安貴能遷人生喻此意自當心乾乾
事物形雖同中間勢各異推遷無寧期倏忽幾易位
智者識幾微安焉處平易人生貴無私莫使聞見累

律

復卦詩

邵子

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
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
天道吟

天道不難知人情未易窺雖聞言語處更看作為時
隱几工夫大揮戈事業果春秋賴乘輿出用小車兒
為善吟

人之為善事善事義當為金石猶能動鬼神其可欺
事須安義命言必道肝脾莫問身之外人知與不知

閑吟

忽忽閑拈筆時時樂性靈何嘗無對景未始便忘情

句會飄然得詩因偶爾成天機難狀處一點自分明

觀物

萬物備吾身身貧道未貧觀時見物理主敬得天真
心爽星辰夜情忻草木春自憐斲喪後能作太平人

仁術

在昔賢君子存心每欲仁求端徒有術及物豈無因
惻隱來何自虛明覺處真擴充徒此念福澤遍斯民
入井倉皇際牽牛蔽棘辰向來看楚越今日備吾身

聞善決江河

大舜深山日靈襟保太和一言分善利萬里決江河

可欲非由外，惟聰不在他。勇如爭赴壑，進豈待盈科。
學海功難並，防川患益多。何人親祖述，耳順肯同波。

秋日

程子

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英雄。

和堯夫打乖吟

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塵。陋巷一生顏氏樂，清風千古伯夷貧。客求墨妙多携卷，天爲詩豪剩借春。儘把笑談親俗子，德言猶足畏鄉人。

和堯夫首尾吟

先生非是愛吟詩，爲要形容至樂時。醉裏乾坤都寓物，閑來風月更輸誰。死生有命人何與，消長隨時我不悲。直到希夷無事處，先生非是愛吟詩。

龍門道中

邵子

物理人情自可明，何嘗感感向平生。卷舒在我有成筭，用舍隨時無定名。滿目雲山俱是樂，一毫榮辱不須驚。侯門見說深如海，三十年前掉臂行。

天意

天意無他只自然，自然之外更無天。不欺誰怕居暗

性理會通卷十一
室絕利。須求在一源。未喫力時猶有說。到收功處更何言。聖人能事人難繼。無價明珠止在淵。

極論

下有黃泉上有天。人人許住百來年。還知虛過死。萬遍却似不曾生。一般要識明珠。須巨海如求良玉。必各山先能了。盡世間事。然後方言出世間。

觀易

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

觀物

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爲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爲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

首尾吟三首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可愛時。寶鑑造形難隱髮。鸞刀迎刃豈容絲。風埃若不來侵路。塵土何由上得衣。欲論誠明是難事。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不強時。事到強爲須涉迹。人能知止是先機。面前自有好田地。天下豈無平

路岐省力事多人不做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喜老時明着衣冠為士

子高談仁義作男兒敢於世上明開眼肯向人間浪

皺眉六十七年無事客堯夫非是愛吟詩

先天吟示邢和叔

一片先天號太虛當其無事見真腴胸中美物肯自

銜天下英才敢厚誣理順是言皆可放義安何地不

能居直從宇泰收功後始信人間有丈夫

仁者吟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無傷爭先徑路機關

惡近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須作疾快心事過必
為殃與其病後能求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安樂窩中自貽

物如善得終為美事到巧圖方有公不作風波於世

土自無冰炭到胸中災殃秋葉霜前墜富貴春花雨

後紅造化分明人莫會枯榮消得幾何功

次卜掌書落成白鹿佳句

重營舊館喜初成要共群賢聽鹿鳴三爵何妨奠蘋

藻一編詎敢議明誠溪源定自閑中得妙用元從樂

處生莫問無窮身外事此心聊與此山盟

鏡道語

白鹿講會次方丈韻

宮牆蕪沒幾經年，祇有寒烟鎖澗泉。
結屋幸容追舊觀，題名未許續遺編。
青雲白日聊同趣，霽月光風更別傳。
珍重箇中無限樂，諸郎莫苦羨騰騫。

蒼蒼吟寄答曹州李審言龍圖邵子

一般顏色正蒼蒼，今古人曾望斷腸。
日往月來無以異，陽舒陰慘不相妨。
迅雷震後山川裂，甘露零時草木香。
幽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凰。
千花爛爲三春雨，萬木凋因一夜霜。
此意分明難理會，直須賢者入消詳。

絕句

書春陵門扉

有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關。
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間。

月到梧桐上吟

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
院深人復靜，此景共誰言。

清夜吟

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
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安分吟

安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閑。
雖居人世上，却是出人間。

天聽吟

天聽吟

詩中語

天聽寂無音蒼蒼何處尋非高亦非遠都只在人心

感事吟

芝蘭種不榮荆棘剪不去二者無奈何徘徊歲將暮

至靈吟

至靈謂之人至貴謂之君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

人鬼吟

既不能事人又焉能事鬼人鬼雖不同其理何嘗異

仁聖吟

盡道之謂聖如天之謂仁如何仁與聖天下莫敢倫

心耳吟

意亦心所至言須耳所聞誰知天地外別有好乾坤

偶成

程子

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
樂將謂偷閑學少年

謝王佺寄丹

至誠通聖藥通靈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
否用時還解壽斯民

酬韓資政湖上獨酌見贈

對花酌酒公能樂飯糗羹藜我自貧若語至誠無內
外却因分別更迷真

恍惚吟

邵子

恍惚陰陽初變化，氤氳天地乍迴旋。中間些子好光景，安得工夫入語言。

誠明吟

孔子生知非假習，孟軻先覺亦須修。誠明本屬吾家事，自是今人好外求。

莫春吟

林下居常睡起遲，那堪車馬近來稀。春深晝永簾垂地，庭院無風花自飛。

芭蕉

張子

芭蕉心盡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隨。願學新心養新德，旋隨新葉起新知。

和陳瑩中了齋自警五首

龜山楊氏

畫前有易方知易，曆上求玄恐未玄。白首紛如成底事，蠹魚徒自老青編。

八荒同宇渾車書，一視那知更有渠。憑軾自應絲砥道，徑溪無處問歸愚。

行藏須信執中難，時措應容道屢遷。一目全牛無肯綮，駭然投刃用方安。

聖門事業學須強，俚耳從來笑折楊。詭遇得禽非我

事但知無有是吾鄉
盈科日進幾時休到海方能止衆流只恐達多狂未
歇坐馳還愛鏡中頭

水口行舟

朱子

昨夜扁舟雨一簑滿江風浪夜如何今朝試揭孤篷
看依舊青山綠樹多

詠開窻

昨日土墻當面立今朝竹牖向陽開此心若道無通
塞明暗如何有去來

克已

寶鏡當年照膽寒向來埋沒太無端祗今垢盡明全
見還得當年寶鏡看

觀書有感二首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
許爲有源頭活水來

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
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公濟和詩見閔耽書勉以教外之樂以詩請問

二首

至理無言絕淺深塵塵剝剝不相侵如云教外傳真

性理會通卷十一
的却是瞿曇有兩心
未必瞿曇有兩心
莫將此意擾儒林
欲知陋巷憂時
樂只向韋編絕處尋

石子重兄示詩留別次韻爲謝三首

此道知君着意深
不嫌枯淡苦難禁
更須涵養鑽研
力强矯無忘此日心

克已工夫日用間
知君此意久晞顏
摛文妄意輸朋
益何似書紳有訂頑

喜見薰成百里春
更慚謙誨極諄諄
願言勉盡精微
蘊風俗期君使再淳

送林熙之二首

仁禮難明君所疑
欲求直截轉支離
聖言妙蘊無窮
意涵泳從容只自知

天理生生本不窮
要從知覺驗流通
若知體用元無
間始笑前來說異同

春日

勝日尋芳泗水濱
無邊光景一時新
等閑識得東風
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春日偶成

聞道西園春色深
急穿芒履去登臨
千葩萬藥爭紅

性理會通卷十一
紫誰識乾坤造化心

敬義堂

高臺巨榜意何如住此知非小丈夫浩氣擴充無內外敢誇心月夜同孤

答袁機仲論啓蒙

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

易二首

立卦生爻事有因兩儀四象已前陳須知三絕韋編者不是尋常數墨人

潛心雖出重爻後着眼何妨未畫前識得兩儀根太極此時方好絕韋編

文

贊

原象贊

朱子

太一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皇昊義仰觀俯察奇偶既陳兩儀斯設既榦迺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偶陰陽以章偶而加奇陰內陽外偶復加偶陰與陰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

初一日乾奇奇而偶兌次二焉奇偶而奇次三日離
奇偶而偶震四以隨偶奇而奇巽居次五偶奇而偶
坎六斯睹偶偶而奇艮居次七偶偶而偶坤八以畢
初畫爲儀中畫爲象上畫成卦人文斯朗因而重之
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繇內達外交易爲體往此來彼
變易爲用時靜而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
民用弗彰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爻
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北
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
孔聖傳之是爲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義畫

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未著常式

述旨贊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判利害不分風氣旣開
乃生聖人聰明睿智出類超羣仰觀俯察始畫奇偶
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爲君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
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僞日滋
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
繫此彖辭爻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
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鈞深闡微
如日之中爰暨末流淫于術數儂句成欺黃裳亦誤

性理會通卷一
大哉孔子晚好是書韋編既絕八索以祛乃作彖象
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變占
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匪差匪繆假我數年
庶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
惟是學者不本其初繫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
既微且陋鑽仰沒身奚測奚究匪警滋荒匪識滋陋
維用存疑敢曰垂後

明筮贊

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大衍
虛一無爲其爲用者四十九著信手平分置右於几

取右一著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
歸之於扚初扚左手無名指間右策左揲將指是安
再扚之奇通掛之算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扚
再用存策分掛揲歸復準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
三變既備數斯可察數之可察其辨伊何四五爲少
八九爲多三少爲九是曰老陽三多爲六老陰是當
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孰云少陰少兩多一既得初爻
復合前著四十有九如前之爲三變一爻通十八變
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
彖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

或四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一二分一專皆變而化
新成舊毀消息盈虛舍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
泰愕匪人姤喜來復

稽類贊

八卦之象說卦已全考之於經其用弗專象以情言
象以像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
震動爲雷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
電日而火艮止爲山兌說爲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
凡卦六虛奇偶殊位奇陽偶陰各以其類得位爲正
二五爲中二臣五君初始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

陰陽相求乃得其正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陰斯慝
小人是爲常可類求變非例測非常曷變謹此爲則

警學贊

以上易
五贊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于卦于爻
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爲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
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
如足斯踐毋寬以略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
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
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
執古御今由靜制動潔淨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

性理會通卷之十
動有常吉往昔程氏繼周紹孔與旨宏綱星陳極拱
惟斯未啓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

復卦贊

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爲工陰闔陽開
一靜一動於穆無疆全體妙用奚獨於斯潛陽壯陰
而曰昭哉此天地心蓋翁無餘斯闢之始生意闖然
其此全美其在於人曰性之仁歛藏方寸包括無垠
有茁其萌有惻其隱于以充之四海其準曰惟茲今
眇綿之間是用齋戒掩身閉關仰止義圖稽經協傳
敢贊一辭以詔無倦

復卦義贊

南軒張氏

天地之心其體則微于動之端斯以見之其端伊何
維以生生羣物是資而以日亨其在於人純是惻隱
動匪以斯則非天命曰義禮智位雖不同揆厥所基
脉絡貫通曷其保之日乾夕惕斯須不存生道或息
養而無害敬立義集是爲復亨出入無疾

心經贊

西山真氏

舜禹授受十有六言萬世心學此其淵源人心伊何
生於形氣有好有樂有忿有懣惟慾易流是之謂危
須與或放衆慝從之道心伊何根於性命曰義曰仁

曰中曰正惟理無形是之謂微毫芒或失其存幾希
二者之間曾弗容隙察之必精如辨白黑知及仁守
相爲始終惟精惟一惟一故中聖賢迭興體姚法姒
持綱挈維昭示來世戒懼謹獨閑邪存誠曰忿曰慾
必窒必懲上帝實臨其敢或貳屋漏雖隱寧使有愧
四非當克如敵斯攻四端旣發皆擴而充意必之萌
雲捲席撒子諒之生春噓物茁雞犬之放欲知其求
牛羊之放濯濯是憂一指肩背孰貴孰賤簞食萬鍾
辭受必辨克治存養交致其功舜何人哉期與之同
維此道心萬善之主天之與我此其大者歛之方寸

大極在躬散之萬事其用弗窮若寶靈龜若奉珙璧
念茲在茲其可弗力相古先民以敬相傳操約施博
孰此爲先我來作州茅塞是懼爰輟格言以滌肺腑
明窓棐几清晝爐熏開卷肅然事我天君

箴

敬齋箴

朱子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
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
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
毋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

性理會通卷十一
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
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
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
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主一箴
南軒張氏

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慎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
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弗失
驗厥操舍乃知出入曷爲其敬妙在主一曷爲其一
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于中匪忘匪亟
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大而精乃會于極勉哉勿倦
聖賢可則

勿齋箴

西山真氏

天命之性得之者人人之有心其孰不仁人而不仁
曰爲物役耳蕩於聲目眩於色以言則肆以動則輕
人欲放縱天理晦冥于焉有道禮以爲準惟禮是繇
匪禮勿徇曰禮伊何理之當然不雜以人一循乎天
勿之爲言如防止水孰其尸之曰心而已聖言十六
一字其機機牙旣幹鈞石必隨我乘我車駟馬交驟
孰範其驅維轡在手是以君子必正其心翼翼兢兢
不顯亦臨萬夫之屯一將之令霆鉤颺馳孰敢干命

性理會通卷十一
衆形役之統於心官外止勿流內守愈安其道伊何
所主者敬表裏相維動靜俱正莠盡苗長醅化醴醇
方寸盎然無物不春惟勿一言萬善自出念茲在茲
其永無斁

思誠齋箴

誠者天道本乎自然誠之者人以人合天曰天與人
其本則一云胡差殊蓋累於物心爲物誘性逐情移
天理之真其存幾希豈惟與天邈不相似形雖人斯
實則物只皇皇上帝命我以人我顧物之抑何弗仁
惟子思子深憫斯世指其本源祛俗之蔽學問辨行

統之以思擇善固執惟日孜孜狂聖本同其忍自棄
人十已千弗至弗已雲披霧卷太虛湛然塵掃鏡空
清光自全曰人與天旣判復合渾然一真諸妄弗作
孟氏繼之命曰思誠更兩鉅賢其指益明大哉思乎
作聖之本歸而求之實近非遠

夜氣箴

子盍觀夫冬之爲氣乎木歸其根蟄坏其封凝然寂
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
者闢之基正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爲物之始終夫一
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乃四時之夜而夜乃

性理會通卷之十
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群動俱闐窈乎如未判之鴻濛
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爲宗必齊其心
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使慢易非辟
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
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朝聽
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
本旣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
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然知
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庸爰作箴以自砥
常凜凜如悚惘

理一箴

臨川吳氏

或問予天子對曰理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其用至神
然特氣爾必先有理而後有氣蒼蒼蓋高包含無際
其體至大然特形只形氣之凝理實主是無聲無臭
於穆不已天之爲天斯其爲至分而言之名則有異
乾其性情天其形體妙用曰神主宰曰帝以其功用
曰神曰鬼專而言之曰理而已大哉至哉理之一言
天以此理位上爲天物資以始是謂乾元地以此理
而位下焉物資以生實承乎乾人生其間眇然有已
乃位乎中而參天地惟其理一所以如此天地與人

性理會通卷十一
理固一矣人之與物抑又豈二天地人物萬殊一實
其分雖殊其理則一天地無情純乎一真至誠不息
終古常新曰天地人理則惟鈞或不相似以人有身
氣質不齊私欲相因惟理無欲與天地參理渾然一
形肖而二下聖一等于時保之未能樂天畏天之威
畏天伊何無終日違及其至也與聖同歸一者謂誠
惟天惟聖希聖之賢主一持敬敬而戒懼弗聞弗見
敬而謹獨莫顯莫見敬而窮理則明乎善如臨如履
心常戰戰一而無適有失者鮮如或不爾禽獸不遠
人物之初理同一原人靈於物曷爲其然形氣之稟

物得其偏是以於理不通其全人得其正固非物比
全體貫通性爲最貴最貴之中又有不同氣有清濁
質有美惡曰聖賢愚其品殊途濁者惡者愚不肖也
其清其美則爲賢知得美之美得清之清無過不及
純粹明靈天理渾然無所虧喪斯爲聖人至誠無妄
聖性而安賢學而行愚而能學雖愚必明愚而不學
是自暴棄下愚不移正此之謂乾父坤母民胞物與
四而實一窮亘今古四者之內物爲最賤天地與人
則無少間胡世之人多間以私上不化贊下甘物爲
上智下愚學知困知就人而論亦分四岐理焉本一

性理會通卷之十
人自爲四下愚之人蓋不足齒因知可賢聖可學能
奈何爲人不求踐形理在兩間一本殊分散爲百行
別爲四端或謂之道或謂之誠千言萬語一之異名
萬事萬物胥此焉出理一之義周遍詳密理萬而一
心爲主宰心一而萬理之宗會在天曰理在人曰心
理一曰實心一曰欽

銘

東銘

張子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於四支謂
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

動非誠也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
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於已戲失
於思者自誣爲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
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顏樂亭銘

程子

天之生民是爲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
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
萬世心目破昏爲醒周爰闕里惟顏舊止巷汙以榛
井湮而祀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嗣
追古念今有測其心良價善諭發帑出金巷治以闢

井渫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顏樂。昔人有心，予忖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樂。百世之下，顏居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彊，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克己銘

藍田呂氏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已。立已與物，私爲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蝨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于天，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窒慾。昔焉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其餘。亦旣克之。

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闡。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癢疴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敬恕齋銘

朱子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已窮物。惟我所便，謂彼奚卹。孰能反是，斂焉厥躬。于墻于羹，仲尼子弓。內順于家，外同于鄰。無小無大，罔時怨恫。爲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永永無斃。

學古齋銘

性理會通卷十一
相古先民學以爲己今也不然爲人而已爲己之學
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
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爲人之學燁然春華誦數是力
纂組是誇結駟懷金煌煌燁燁世俗之榮君子之鄙
維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絲不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
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
厥裔伊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絕今不爲
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則銘之以警厥初
求放心齋銘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伊何
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
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屈伸在臂
反覆惟手防微慎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尊德性齋銘

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曰仁惟義惟仁
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汗卑
浮視傾聽惰其四肢褻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
衆惡之委我其監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靈
執玉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遠其敢或怠

志道齋銘

曰趨而挹者孰履而持曰饑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子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齋銘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齋銘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游藝齋銘

禮云樂云射御數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

以游以居嗚呼游乎非有得於內孰能如此其從容而有餘乎

崇德齋銘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蛻汗濁兮

廣業齋銘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奏膚公兮

居仁齋銘

勝已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齋銘

羞惡爾汝勉擴充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蒙齋銘

物盈兩間有萬其數天理流行無一不具維象之顯
理寓乎中反而求之皆切吾躬觀天之行其敢遑息
察地之勢亦厚於德天人一體物我一源驗之義經
厥旨昭然卦之有蒙內險外止止莫如山險莫如水
曷不曰水而謂之泉濫觴之初厥流涓涓其生之微
若未易達其行之果則不可遏有崇茲山潤澤所鍾
維靜而正出乃不窮始焉一勺終則萬里問奚以然
有本如是是以君子法取於斯維義所在必勇於爲
維行有本繫德焉出是滋是培其本乃立靜而養源

澄然一心動而敏行萬善畢陳厚化川流初豈二致
溥博淵泉其用弗匱於惟簡肅宜有此孫揭名齋屏
日擊道存養正於蒙奚必童稚終身由之作聖之地

敬義齋銘

惟坤六二其德直方君子體之爲道有常內而立心
曰直是貴惟敬則直不偏以陂外而制事曰方是宜
惟義則方各當其施曰敬伊何惟主乎一凜然自持
神明在側曰義伊何惟理是循利害之私罔汨其真
靜而存養中則有主動而酬酢莫不中矩大哉敬乎
一心之方至哉義乎萬事之綱敬義夾持不二不忒

表裏洞然上達天德昔有哲王師保是詢丹書有訓
西面以陳敬與怠分義與欲對一長一消禍福斯在
怠心之萌闕焉沉昏欲心之熾蕩乎狂奔惟此二端
敗德之賊必壯乃猶如敵斯克怠欲既泯敬義斯存
直方以大協德於坤一念小差胝此齋扁嚴師在前
永詔無倦

克齋銘

南軒張氏

惟人之生父乾母坤允受其中天命則存血氣之萌
物欲斯誘日削月朘噫鮮能久越其云爲匪我之自
營營四馳擾擾萬事聖有謨訓克已是宜其克伊何

本乎致知其致伊何格物是期動靜以察晨昏以思
良知固有匪緣事物卓然獨見我心皦日物格知至
萬理可窮請事克已日新其功莫險於人欲我其平
之莫危於人心我其安之我視我聽勿蔽勿流我言
我動是出是由涵濡游泳不競不絀允蹈彛則靡息
厥修逮夫既克曰人而天悠久無疆匪然而然爲仁
之功於斯其至我稽古人其惟顏氏於穆聖學具有
始終循循不舍與天同功請先致知以事克已仁遠
乎哉勉旃吾子

敬齋銘

生里會通

卷二十一 銘

三十三

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事有萬變
統乎君心一類其綱民焉絲棼自昔先民修己以敬
克持其身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
不昧厥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
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
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遑
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
以會于微忿慾之萌則杜其源有過斯改見善則遷
是則天命不過于躬魚躍鳶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
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

成已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
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諭同志

敦復齋銘

惟聖作易研幾極深惟卦有復於昭天心六爻之義
各隨所乘其在於五孰復是明其敦如何篤志允蹈
順保其中而以自考我觀爻義厥有戒辭君子體之
敬戒是資人欲易萌天理難存毫釐之間消長所分
凡百君子奈何不敬祇于夙宵以若夫命惟積惟久
匪俟乎外敢曰無悔庶幾寡悔

恕齋銘

刑成不變君子盡心明動麗止象著義經所存曷先
其怨之云自盡于已以察其情意有所先則弗敢成
見雖云獨亦靡敢輕幽隱之狂是達是由毫釐之疑
是析是明俾爾寡弱無有或困於爾強慝靡誅靡道
及得其情又以勿喜古人如此怨有餘地我名于齋
意實在茲嗟嗟來者尚克念之

主一齋銘

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岐惟君子克自持正衣
冠攝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于一復何之事物來審
其幾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徽

靜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茲

敬銘

臨川吳氏

維人之心易於放逸操存舍亡或入或出敬之一字
其義精密學者所當服膺弗失收斂方寸不容一物
如入靈祠如奉軍律整齊嚴肅端莊靜一戒慎恐懼
兢業戰栗如見大賓罔敢輕率如承大祭罔敢慢忽
視聽言動非禮則勿忠信傳習省身者悉把捉於中
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筋骨常令惺惺又新日日
敢以此語鏤于虛室

和銘

和而不流訓在中庸顏之豈弟孔之溫恭孔顏往矣
孰繼遐蹤卓彼先覺元公淳公元氣之會淳德之鍾
瑞日祥雲霽月光風庭草不除意思沖沖天地生物
氣象融融萬物靜觀境與天通四時佳興樂與天通
泯若圭角眷然心胸如玉之潤如酒之醲粹面盎背
辭色雍容待人接物德量含洪和粹之氣涵養之功
敢以此語佩于厥躬

自新銘

齒本白一朝不漱其汗已積面本白一旦不頰其垢
已黑體本白一日不浴其形已墨齒雖汗漱之則卽

無面雖垢頰之則卽不體雖墨其形浴之則瑩然如
玉潔且清是知齒本無汗其汗也實是吾面本無垢
其垢也實自取體本潔且清其形之墨也實自成齒
本白而我自汗誰之辜面本白而我自垢誰之咎體
本白而我自墨誰之慙幸而一朝漱其齒白者復爾
一旦頰其面白者復見一日潔其體而浴白者復如
玉盍曰向也吾身白者已塵今焉澡雪舊染維新而
今而後殆不可復士子守已當如女子文人治身當
如武人女子居室必無一毫點汗介然自守如此是
謂守已如女武人殺敵必須直前不顧勇於自治如

此是謂治身如武。女不女，易所謂不有躬也。武不武，傳所謂我非夫者。身之白者，渾全而未壞。貴常以不女之女爲戒。身之白者，旣壞而求全，謹無若不武之武人然。

自修銘

養天性，治天情，正天官，盡天倫，奚而養，奚而治，奚而正，奚而盡，未知之則究之，旣知之則踐之。究者何窮，其理踐者何履，其事若何而爲仁義禮智之道，若何而爲喜怒哀懼愛惡之節，若何而爲耳目鼻口手足四支之則，若何而爲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

探其所以然，求其所當然，是之謂窮其理，存之於心，則如此見之於事，則如此行之於身，則又如此。內而施之於家，則如此，外而推之於人，則如此。大而措之於天下，則又如此，躬行之焉，力踐之焉，是之謂履其事，然則其先如之，何曰立誠而居敬。

消人欲銘

人欲之極，惟色與食。食能殞軀，色能傾國。紵兒樓子，食色乃得，將紵將樓，不亦大惑必也。謀道必也好德，而勿謀食，而勿好色。飲食男女，大欲存焉，不爲欲流，乃可聖賢。我思古人，以明制欲，常戒以懼，惟慎其獨。

性理會通 卷之十
賢賢易色好善不足何暇色耽恣情悅目食無求飽
志學惟篤何暇食求以極其腹如或不是人其天
貪淫蠱惑有愧格言好色是欲德未見好惡食是恥
未足議道嗚呼食色人其戒茲戒之如何剛以治之

長天理銘

天理之至惟仁與義仁只在孝義只在弟苟孝於親
是能爲子苟弟於兄是能爲弟能爲子弟他不外是
此之不能何況他事盡乎人倫堯舜爲至然其爲道
孝弟而已知斯二者卽所謂知節斯二者卽所謂禮
實有二者卽信之謂安行二者樂則生矣五常百行

不離斯二窮神知化亦由此始如或不然流入佛氏
名爲周遍實外倫理事親從兄豈不甚易人非不能
特不爲耳嗚呼仁義爲之由已尚勉之哉母自暴棄

克己銘

去病非難當拔其根已私旣克天理復還克他未得
但加裁抑固不猖獗終尚潛匿克者伊何譬如破敵
戰而勝之是之謂克二者異情學者當明人欲如敵
入據吾城被吾戰勝遠屏退聽不復敢求攻城犯命
或敵在內毆之城外閉門固拒控守要害雖不得入
禍胎猶在守備一疎又被攻壞一戰有功敵自服從

區區固守敵敢力鬪一日克已隨即復禮天下歸仁
其效如此克伐怨欲苟徒力制而使不行仁則猶未
去惡之道如農去草既已芟夷復蘊崇之絕其本根
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無復蝨賊不能勝敵其何能國
為學亦然其可弗力以士希賢顏真準的力到功深
優入聖域

賦

拙賦

周子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
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

白鹿洞賦

承后皇之嘉惠宅廬阜之南疆閔原田之告病惕農
扈之非良粵冬孟之既望夙余駕乎山之塘徑北原
以東驚陟李氏之崇岡揆厥號之所繇得頽址於榛
荒曰昔山人之隱處至今永久而流芳自昇元之有
土始變塾而為庠儼衣冠而絃誦紛濟濟而洋洋存
叔季之且然矧休明之景運皇穆穆以當天一軌文
而來混念敦篤於化原乃搜剔乎遺遜眎黃卷以置
郵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拔雋髦而登進逮
繼照於咸平又增修而罔倦旋錫冕以華其歸琛以

肯堂而詒孫悵茂草於熙寧尚茲今其奚論天既啓
予以堂壇友又訂予以册書謂此前修之逸迹復關
我聖之宏規亦既震于予衷乃謀度而咨諏尹悉心
以綱紀吏竭蹶而奔趨士釋經而敦事工殫巧而獻
圖曾日月之幾何屹厦屋之渠渠山葱瓏而遶舍水
汨瀟而循除諒昔人之樂此羌異世而同符偉章甫
之峩峩抱遺經而來集豈顧眺之爲娛實官墻之可
入愧余修之不敏何子望之能給矧道體之無窮又
豈一言之可緝請姑誦其昔聞庶有開於時習曰明
誠其兩進抑敬義其偕立允莘摯之所懷謹巷顏之

攸執彼青紫之勢榮亦何心於俛拾亂曰澗水觸石
鏘鳴璆兮山木萃蔞枝相樛兮彼藏以修息且游兮
德崇業茂聖澤流兮往者弗及予心憂兮來者有繼
兮我將焉求兮

遂初堂賦

臨川吳氏

皇降衷于下民兮粵惟其常猗歟穆而難名兮維生
之良翕衆美而俱存兮不顯其光彼孩提而知愛親
兮豈外鑠繁中藏年燁燁而寢長兮紛事物之交相
非先聖之生知兮懼日遠而日忘緣氣稟之所偏兮
橫流始夫濫觴感以動兮不止乃厥初之或戕既志

性理會通卷七
師之莫御氣決驟以翱翔六情放而曷禦百骸弛而
莫強自青陽而逆旋暨黃髮以茫茫儻矍然於中道
盍反求於厥初厥初伊何夫豈遠歟彼匍匐以向井
我惻隱之拳如驗端倪之所發識大體之權輿如寐
而聰如迷而途知睨視之匪遐乃本心之不渝嗚呼
予既知其然兮予惟以遂之若火始然而泉始達兮
惟不息以終之予視兮毋流予聽兮毋從予言兮毋
易予動兮以躬惟日反兮于理茲日新兮不窮逮充
實而輝光信天資而本同極存神而過化亘萬古而
常通嗚呼此義文之所謂復而顏氏之所謂爲萬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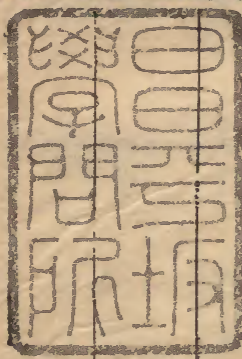
道學之宗與

太極賦

厥初馮翼以膏闇兮維玄黃其孰分爰揭揭于中立
兮配天地以爲人曩旣學而有志兮紛遑遑其求索
曰道不可名兮孰無徵而有獲繫臯義之神聖兮感
龍馬之負圖得妙契於俯仰兮何有畫而無書豈至
道之玄遠兮非名言之可摹懿尼丘之降神兮廓人
文以宣朗揭日月於中天兮啟群昏之罔象指道妙
於難名兮曰以一而生兩是謂太極兮非虛無與恍
惚高下以位兮天尊地卑燥濕以類兮五行順施南

乾北坤兮西坎東離物錯綜兮殊鉅細與妍蚩孰主
張是兮茲一本之所爲歷兩都而江左兮胡論說之
紛霏豈清言之弗美兮去道遠而愈離偉先哲之獨
詣兮重指掌於無極揭座右以爲圖兮開盲聾於千
億謂斯道之匪他兮在夫人而曰誠幾善惡猶陰陽
兮茲吉凶之所生嗟竒論之後出兮穴墻垣爲戶牖
析同異於一言兮或曰無而曰有猶終不可使薰兮
聖終不可使黜道惟辨而愈明兮貽話言于不朽昔
聖門之多賢兮繼入室而升堂端木氏之穎悟兮僅
有覩其文章雖亞聖之挺生兮猶歎其前後之無方

疇敢索無聲於睿默兮孰能求無形於渺茫惟下學
而上達兮炳聖謨之洋洋嗟諸生之貿貿兮方鈞深
而測隱探賜也之未聞兮誇神竒而捷敏持空言於
繫影兮曾不滿夫一哂曰予未有知兮何太極之敢
言秉思誠之遺訓兮矢顛沛而弗諼庶反觀而有得
兮明萬理之一原申誦言以自詔兮聊抒意於斯文



性理會通卷七十終

性理會通

卷七十 賦

四二

